



米海嶽畫史

杜甫詩謂薛少保惜哉功名迂但見書畫傳甫老儒
汲汲于功名豈不知固有時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
嗟乎五王之功業尋爲女子笑而少保之筆精墨妙
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
可數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繅襲數十以爲珍
玩回視五王之煒煒皆糠粃埃塈奚足道哉雖孺子
知其不逮少保遠甚明白余故題所得蘇氏薛稷二
鶴云遼海未稀顧螻蟻仰霄孤唳留清耳從容雅步
在庭除浩蕩閑心存萬里乘軒未失入佳談寫真不
妄傳詩史好事心靈自不凡臭穢功名皆一戲武功

中令應天人束髮寮陽侍帝晨連城照乘不保寶黃
圖孔誥悉珍真百齡生我欲公起九原蕭蕭松蕤蕤
得公遺物非不多賞物懷賢心不已其後以帖易與
蔣長源字仲永吾書畫友也余平生嗜此老矣此外
無足爲者嘗作詩云斐几延毛子明窓館墨卿功名
皆一戲未覺負平生九原不可作漫呼杜老曰杜二
酌汝一卮酒愧汝在不能從我遊也故叙平生所觀
以示子孫題曰畫史識者爲余增廣耳目也

晉畫

顧愷之維摩天女飛仙在余家
女史箴橫卷在劉右方家已上筆彩生動髭髮秀潤

太宗實錄載購得顧筆一卷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
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人物與劉氏女
史箴一同

吾家維摩天女長二尺名畫記所謂小身維摩也
戴逵觀音在余家天男相無髭皆貼金

六朝畫

蘇氏古賢象十人一卷衣紋自非晉筆

蔣長源字仲永收宣王姜后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
六朝冠也

王戎象元在余家易李邕帖與呂端問已上皆假顧
凱之筆元以懷素帖易于王詵字晉卿家

梁武帝翻經象在宗室仲忽處亦假顧筆

天帝釋象在蘇泌家皆張僧繇筆也張筆天女宮女面短而艷顧乃深靚為天人相武帝作居士服反脣露齒宮女四人擎花後四武士持戈劍髮如神也余家收英布象類六朝時石刻

唐畫

五代國朝附

唐初畫高鳳并梁鴻故事橫卷在蔡堪字道勝家

唐太宗步輦圖有李德裕題跋人後脚羗是閻令畫真筆今在宗室仲爰君發家

道德經一卷出相間不知何人畫絹本字大小不勻真褚遂良書在范相堯夫家與馮京當世家西昇經

不同雖有裴度柳公權跋非閻令畫褚筆唐人自不鑒爾

蘇氏種瓜圖絕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非閻立本筆立本畫皆着色而細銷銀作月色布地今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思訓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印之蓋收遠物或是珍貢王維畫小輞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此定是真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宜與楊氏本上摹得

張修字誠之少卿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挑巾黃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真與世所傳關中十大弟子

真法相似是真筆世俗以蜀中畫驃網圖劍門關圖
爲王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爲王維但
見筆清秀者即命之如蘇之純家所收魏武讀碑圖
亦命之維李冠卿家小卷亦命之維與讀碑圖一同
今在余家長安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字積中家雪圖
一同命之爲王維也其他貴侯家不可勝數諒非如
是之衆也

文彥博太師小輞川拆下唐跋自連真還李氏一日
同出坐客皆言太師者真唐張彥遠名畫記云類道
子又云雲峯石色絕迹天機筆思縱橫參於造化孫
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

蘇軾子瞻家收吳道子畫佛及侍者誌公十餘人破
碎甚而當面一手精彩動人點不加墨口淺深暈成
故最如活

王防字元規家二天王皆是吳之入神畫行筆磊落
揮霍如蕁菜條園潤折筭方圓凹凸裝色如新與子
瞻者一同

李公麟字伯時家天王雖佳細弱無氣格乃其弟子
輩作貴侯家所收率皆此類也

宗室令穰字大年處天蓬亦真吳筆

周禮字仁孰家天悲亦真今人得佛則命爲吳未見
真者唐人以其筆大成面爲格式故多似尤難鑒定

余白首止見四軸真筆也

世俗見馬即命為曹韓韋見牛即命為韓滉戴嵩甚可笑唐名手衆未易定惟薛道祖紹彭家九馬圖合杜甫詩是真曹筆餘唐人大抵不相遠也又金陵有唐人韓滉畫牛今人皆命為戴蓋差瘦也

馬佳本所見高公繪字君素二馬一齧草一嘶王詵家二馬相咬是一本後人分開賣蘇激字志東家三疋王元規家一疋宗室令穰家五疋劉涇字巨濟家三疋皆筆法相似並唐人妙手也劉所收白子母牛王仲脩字敏甫家黑牛令穰家黑牛皆命為戴甚相似貴侯家多不同皆命為戴不可勝數

張退傅丞相孫德淑收 仁宗畫黑猿上有小御寶

旁一印胡蘆王素字畫奇甚

唐畫張志和顏魯公樵青圖在朱長文字伯原家無名人畫甚佳今人以無名命為有名不可勝數故諺云牛即戴嵩馬即韓幹鶴則杜荀象即章得也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四軸松石皆出盛文肅家今在余齋山水在蘇州寶月大師處秀潤不凡松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荆楚小木無冗筆不作龍蛇鬼神之狀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顏柳書藥牌形貌似爾無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張松幹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生意成身為光祿丞第進士子祐為

諫議大夫孫宥爲待制贈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是
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爲
無李論

巨然師董源今世多有本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多
巨然少年時多作礬頭老來平淡趣高

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僧在主位
劉畫則道士在主位以此爲別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
高無與比也峯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
真嵐色鬱蒼枝幹勁挺咸有生意溪橋漁浦洲渚掩
映一片江南也

關同人物俗石木出於畢宏有枝無幹

張友正家收古栢一株枝枝如龍虵糾結甚異石亦
皴澁不凡題爲韋侯平生收畫後多歸王

大抵牛馬人物一模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
自得處高也

滕昌祐邊鸞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黃筌惟蓮差勝
雖富艷皆俗

李王山水唐希雅黃筌之倫翎毛小筆人收甚衆好
事家必五七本不足深論

李瑋公炤自言收李成八幅此特以氣與好事相尚
爾

宗室仲忽字周臣收孫可玄笠澤垂釣圖亦不俗然
世無可玄筆又收唐道德經一卷人物三寸許皆如
吳畫

潤州節推莊鼎字節之青州人收麻紙爾雅圖衣冠
人物與蘇氏一同

王球夔玉收西域圖謂之閻令畫楮遂良書與馮京
家同假名耳

蔣長源字永仲家周昉三楊圖馮京當世家橫卷皆
入神

蘇州丁氏五星圖宗室叔盎字伯充家金星一小幀
並真迹也

宗少文一筆畫唐人摹絹本在劉季孫家故蘇太簡
物薛稷鶴在蘇之孟家

北史人物衣冠乘馬甚古亦在蘇之孟家題云曹將
軍也

徐熙大小折枝吾家亦有士人家往往見之翎毛之
倫非雅玩故不錄桃一大枝謂之滿堂春色在余家
李公麟家展子虔朝方行小人物甚佳韓馬破裂四
足如涉水中皆南唐文房物

宗室仲爰字君發收唐畫陶淵明歸去來其作廬山
有趣不俗

楊崇字之損收唐畫村田踏歌樂上題廣政年入御

府人物亦佳

凡收畫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圖巨然或范寬山水圖齊整相對者裝堂遮壁乃於其上旋旋掛名筆縮素大小可相當成對者又漸漸掛無對者蓋古畫大小不齊鋪掛不端正若晉筆須第二重掛唐筆爲觀乃可掛也許道寧不可用模人畫太俗也

余家顧淨名天女長二尺五應名畫記所述之數唐鏤牙軸紫錦裝標李公麟見之賞愛不已親琢白玉牌鼎銘古篆虎頭金粟字皆碾雲鶴以結緣也

戴逵觀音亦在余家家山乃逵故宅其女捨宅爲寺寺僧傳得其相天男端靜舉世所覩觀音作天女相

者皆不及也名畫記云自漢始有佛至逵始大備也古畫若得之不脫不須背標若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

蔡翹子駿家收老子度關山水林石車從關令尹喜皆奇古老子乃作端正塑像戴翠色蓮華冠手持碧玉如意此蓋唐爲之祖故不敢畫其真容漢畫老子于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去古近當是也

仲爰收巨然半幅橫軸一風雨景一皖公山天柱峯圖清潤秀拔林路縈回真佳製也

余家董源霧景橫披全幅山骨隱顯林梢出沒意趣

高古

余家所收李成至李冠卿大扇愛之不已爲天下之冠旣購得之背于真州昭宣使宋用臣自舒州召還見之太息云 慈聖光獻太后於上温清小次盡購李成畫貼成屏風以上所好至輒玩之因吳丞相冲卿夫人入朝太皇使引辨真僞成之孫女也內以四幅爲真拆奉上別購補之勅用臣背于內東門正與此類因語泫然囑吾愛惜余亦甚珍之及得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幹挺可爲隆棟枝茂凄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峯落筆與石脚及水中

一石相平下用淡墨作水相準乃是一磧直入水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真耳劉涇自以李成真筆多於是出示之乃良久曰此必成師也唐希雅作林竹韻清楚但不合多作禽鳥又作棘林間戰筆小竹非善是効其主李重光耳

錦峰白蓮居士又稱鍾峰隱居又稱鍾峰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典于文房物也

內合同乃其璽唐室皆用內合同爲御印至梁高祖

始用御前之印也錢氏以內院做之封函曰制姓名
內曰制公某人可某官官上用此印日月用國印
今人絕不畫故事則爲之人又不考古衣冠皆使人
發笑古人皆云某圖是故事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
初已前多作之人物不過一指雖乏氣格亦秀整林
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不復見矣

范寬師荆浩浩自稱洪谷子王詵嘗以二畫見送題
勾龍爽畫因重背入水於左邊石上有洪谷子荆浩
筆字在合綠色抹石之下非後人作也然全不似寬
後數年丹徒僧房有一軸山水與浩一同而筆乾不
圓於瀑水邊題華原范寬乃是少年所作却以常法

較之山頂好作密林自此趨枯老水際作突兀大石
自此趨勁硬信荆之弟子也於是以一畫易之收以
示鑒者

荆浩畫畢仲愈將叔處有一軸段緘家有橫披然未
見卓然驚人者寬固青於藍又云李成師荆浩未見
一筆相似師關同則葉樹相似

關同真迹見二十本范寬見三十本其徒甚多滕昌
祐邊鸞各見十本丘文播花木見三十本祝夢松雪
竹見五本巨然劉道士各見十本餘董源見五本李
成真見兩本僞見三百本徐熙崇嗣花果見三十本
苗荃居寀居實見百本李重光見二十本僞吳生見

關中小孟人謂之今具生以壁畫筆上絹素一一如
刀劃道子界墨訖則去弟子裝之色蓋本筆再添而
成唯恐失真故齊如劃小孟遂只見壁畫不見其真
至於點睛皆用濃墨愈光愈失神彩不活又畫人面
耳邊地闊口鼻眼相近武宗元亦然以具生畫其手
多異然本非用意各執一物理自不同宗元乃為過
海天王二十餘身各各高呈似其手各作一樣一披
之猶一群打令鬼神不覺大笑俗以為工也

李公麟病右手三年余始盡以李嘗師具生終不能
去其氣余乃取顧高古不使一筆入具生又李筆神
彩不高余為目睛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師而能以
俟識者唯作古忠賢象也

東丹王胡瓌蕃馬見七八本雖好非齋室清玩

余昔贈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幀細秀而潤上危峰
下橋涉中瀑泉松有三十餘株小字題松身曰蜀人
李昇以易劉涇古帖劉刮去字題曰李思訓易與趙
叔益今人好偽不好真使人歎息

沈括存中家收周昉五星與丁氏一同以其淨處破
碎遂隨筆剪却四邊帖於碧絹上成橫軸使人太息
王鞏字定國收李成雪景六幅清潤今歸林希字子
中家又收唐竹圖着色亦好一橫竹比他竹大麗也

余家收唐人麻紙畫楊子雲腰下懸一兕觥細轉條索

蔣末仲收古銅兕觥其形勢骨體凹凸全備轉旋條索一如余家畫遂以帖易去以證謂之子雲觥

潤州甘露寺張僧繇四菩薩長四尺一板長八尺許又陸探微神面黃口角露二向上齒金甲手持幡下一白獅子神彩驚人殿梁天監中蓋拱明間有二吳道子行脚僧吾移置行脚僧於淨名齋以避風雨已上並會昌中廢寺於本道合毀寺處移來於此寺其殿中置明皇銅像因得不廢元符末一旦爲火所焚六朝遺物掃地江左更無一晉筆藏是六朝所書卷

末曹王惣持煬帝小字也平江南鳩集置寺題跋具存李衛公祠手植檜皆焚蕩寺後重重金碧參差多景樓面山背海爲天下甲觀五城十二樓不過也所存惟衛公鐵塔米老庵二間余作詩悼之曰色政重重構春歸戶戶嵐槎浮龍委骨盡失獸遺耽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栢梁終厭勝會副越人談

策咨道字詢之收雪獵圖命爲王維不類張氏辟支佛所畫合掌象林木類蜀人筆雪山精好是唐物維則未也

李冠卿少卿收覆幅大新枝一千葉桃一海棠一梨花一大枝上一枝向背五百餘花皆背一枝向面五

百餘花皆面命爲徐熙余細閱於一花頭下金書臣
崇嗣上進公歎曰平生所好終被弟看破破除平生
念矣今歸李莘老野夫家又收兩幅樓臺甚古上有
三十餘宮人唐裝約略行筆髮彩生動又收六幅大
龍旁畫龍王不知何人筆精彩動人云五郡祈輒雨
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
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猿稱可歎或云畫孝嚴殿壁
畫院人如其能只令畫獐猿竟爲人媿
趙昌王友之流如無才而善佞士初甚可惡終須伶
而收錄裝堂嫁女亦不棄
王端學關同人物益入俗

元靄傳寫真有神彩

孫知微作星辰多奇異不類人間所傳信異人也然
是逸格造次而成平淡而生動雖清拔筆皆不圜學
者莫及然自有瓌古圓勁之氣畫龍有神彩不俗也
楊朮學吳生點睛髭髮有意衣紋差圓尚爲孫知微
逸格所破

武岳學具有古意子洞清元作佛象羅漢善戰掣筆
作髭髮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綃素畫以粉點
眼久皆先落使人惜之南岳後殿壁天下奇筆

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趙昌王友上
傳古龍如蜈蚣畫羽龍如魚

趙叔益家舊有出壘圖江南畫魚蝦相隨山石林木人物如董源龍不俗佳作也是龍吞珠圖

曹仁熙水今古無及四幅圖內中心一筆長丈餘自此分去高郵有水壁院

長沙富民收水鳥蘆花六幅圖乃唐人手妄題作畫偃押字後人題也

古人圖畫無非勸戒今人撰明皇幸興慶圖無非夸麗吳王避暑圖重樓平閣徒動人侈心

余嘗與李伯時言分布次第作子敬書練裙圖圖成乃歸權要竟不復得余又嘗作支許王謝於山水間行自掛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者因

信筆作之多煙雪掩映樹石不取細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橫掛三尺軸惟寶晉齋中掛雙幅成對長不過三尺標出不及椅所映人行過肩汗不着更不作大圖無一筆李成關同俗氣

禮部侍郎燕穆之司封郎宋迪復古直龍圖閣劉明復皆師李成復古比二公特細秀作松枝而無向背荆楚細甚秀

大夫蔣長源作着色山水頂似荆浩松身似李成葉取真松爲之如靈鼠尾大有生意石不甚工作凌霄花纏松亦佳作

嗣濮王宗漢作蘆鴈有佳思余題詩曰偃蹇汀眠鴈

蕭梢風觸蘆京塵方滿眼速為喚花奴又曰野趣分
茗水風光剪鑑湖塵中不作惡為有鄴公圖

王詵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為之似古今觀音寶陀山
狀作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宗室令穰大年作小軸清麗雪景類世所收王維汀
渚水鳥有江湖意

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
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
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為面淡為背自與可始
也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
硬亦怪怪竒竒無端如其胸中盤礴也吾自湖南從

事過黃州初見公酒酣曰君貼此帑壁上觀音紙也
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
還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南昌縣君李尚書公擇之妹能
臨松竹木石畫見本即為之難卒辨文與可每作竹
貺人一朝士張潛迂踈修謹文作紆竹以贈之如是
不一又作橫綸丈餘着色偃竹以貺子瞻南昌過黃
借得以徬臨之後數年會余真州求詩非自陳不能
辯也余曰偃蹇宜如季揮毫已逼翁衛書無曲妙琰
惠有遺工乍覩虬如物初披颯有風顧藏唯謹鑰化
去或難窮

章友直字伯益善畫龜蛇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篆筆畫碁盤筆筆相似其女並能之

杭僧真慧畫山水佛像近世出品惟翎毛墨竹有江南氣象寫一大牛大數尺形似虎

文宣張涇寶覺大師翎毛蘆鴈不俗寶覺畫一鶴王安上純甫見以謂薛稷筆取去

印湘見畫即摹無不亂真

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鴈水禽氣格清絕南唐無此畫可並徐熙在文宣張涇寶覺之右人罕得之

大抵畫今時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爲二等賞

鑒家謂其篤好遍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貨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於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秘開之或笑倒余輒撫案大叫曰慙惶殺人王詵每見余作此語亦常常道後學與曹貫道貫道亦嘗道之每見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慙惶殺人至書啓間語事每用之大抵近世人所收多可贈此語也

余老矣每求新賞與賞鑑之家博易書畫最多不一記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萬金之玩自付識者擊節不爲好事道

鍾離景伯字公序收燕公畫一幅題曰禮部侍郎燕

穆之畫付女五娘氣格如此

王琪字君玉收王維畫堯民鼓腹圖

劉涇巨濟收唐人畫脫殼筍如生

錢藻字醇老收張璪松一株下有流水澗松上有八分詩一首斷句云近溪幽濕處全藉墨煙濃又有璪谷詩在大夫孫載家

古書畫皆圓蓋有助于器晉唐皆鳳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如以一花頭瓦安三足爾墨稱螺製必如蛤粉此又明用凹硯也一援筆因凹勢鋒已圓書畫安得不圓本朝硯始心平如砥一援筆則褊故字亦褊唐詢字彥猷始作鋤心凸硯云宜看墨色每援

筆即三角字安得圓哉余稍追復其樣士人間有用者然稍平革鋤昔未至於瓦惟至交一兩人頓悟者用之矣亦世俗不能發藥也

坦然明白易辨者顧陸吳周昉人物滕邊徐唐祝花竹翎毛荆李關董范巨然劉道士山水也戴牛曹韓馬韋馬亦復難辨蓋相似衆也今人畫亦不足深論趙昌王友鐔鬻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爲少程坦崔白侯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汗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得無名古筆差排猶足爲尚友

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陳世諸佛帝真白畫唐使下

御史姓韋作記頂幅巾不冠後主作醉舞狀
蘇泌家有巨然山水平淡奇絕

蘇洵字及之家有徐熙四花其家故物

蘇汶字達復有江南暝禽圖徐熙一酸榴余家有丁
晉公所收甜榴滕中孚元直有徐熙對花果子四軸
石楊休有吾家唐畫韋侯故事六橫幅山水人物車
馬備具後人題作張萱易李邕帖衆物之一也并徐
熙牡丹海棠兩幅也

余家收古畫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軸加至十幅以
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論費用及他犀玉瑠璃寶玩無
慮十軸名畫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記見即可辨

余家晉唐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
十軸在有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緣數晉
物命所居爲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書
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
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
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迹字印神品
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墨
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枚辛卯米
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
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唯著於書帖

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無下品者其他
字印有百枚雖參用於上品印也自畫古賢唯用玉
印

馮永功字世勳有日本着色山水南唐亦命為李思

訓

蘇澥浩然處見壽州人摹明皇幸蜀道圖人物甚小
云是李思訓本與宗室仲忽本不同

黃筌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

蘇子美黃筌鶴鴿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無少異今
院中作屏風畫用筌格稍舊退出更無辨處

王晉卿昔易六幅黃筌風牡丹圖與余後易自戴牛

小幅于才翁子鴻字遠復上有太宗御書戴嵩牛

三字其後浙中所在屏風皆是此牡丹圖更無辨蓋

帖屏風易破故也後牛易懷素絹帖及陸機衛恒等

摹晉帖與數種同歸劉涇又嘗王晉卿以韓馬照夜

白題曰王侍中家物以兩度牒置易顏書朱巨川告

于余劉以硯山一石易馬去及得白牛始自喜以為

有韓馬戴牛然但少杜荀鶴章得象耳劉既作歌云

元章好古過人書畫驚世起余作歌云天下愛奇人

沒量奇不諛人奇解相奇人奇物方合璧乞與世間

人物樣六朝唐盛始兼得訪古知名已蕭爽人士物

喪付衰夢注想後來逢好尚元章心自鑒秋月一路

仍行九霄上家時菜色無斗粟書畫奇奇世人望譬
如大海沉百寶爾輩乘風得之浪二王楮陸已天作
老顧如來更天匠其餘緹襲凡幾重但見光明爛垂
象珍犀瑞錦扶蘭茝龍躍鸞驚訶魍魎金仙詎敢觸
以手雪子玉人聊置掌余家僻素最沉着退舍還師
覺難旁世人往往力能幹未免目蝦終惚恍絨機偽
謬各臣妾未覩堂堂筆中王袖間澁縮氣如線淨几
明窻謾瞻仰從來所有萬錢價不即臭帑當火葬傾
心妙絕豈求勝妄意臨摹須殺謗端居自號書一品
好事如封繪三藏諸郎青出即護持未肯充飢謬爲
駟書史載薛道祖詩云寧
整動破千金資是也余衰二物擬高閣子可專

之世無兩書來詩往但悠悠塵土欺人正惆悵余答
云劉郎收畫早甚卑折枝花草首徐熙十年之後始
聞道取吾韓戴爲神奇邇來白首進道奧學者信有
髓與皮始知十襲但遮壁牛馬便可褻弊帷裁裁太
平老寺主白紗帽首無冠鞋武士後列肅大劔宮女
旁侍顰脩眉神清眸子知寡欲齒露唇反法定饑世
人見服似摩詰不知六朝居士衣後人勿把亂唐突
梁時筆法了可知道子見之必再拜曹劉何物望藩
籬本當第一品天下却緣顧筆在漣漪時初報余得
梁武帝象此象今在仲忽處
魏恭字道輔有徐熙澄心堂紙畫一飛鷲如生智水

真草歸田賦奇物也

范大珪有富公家折枝梨花古筆非江南蜀畫

蘇舜欽子美家有畢宏一幅山水奇古題數行云筆勢凶險是也

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橫卷花一軸每時則自寫論物更謝之意文一篇畫一幅字亦少時作花清麗可愛

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昉衣紋作戰筆此蓋布文也惟以此爲別昉筆秀潤勻細

沈括存中收唐人壁畫兩大軸或一手一面或半身是學者記其難處遂題爲真

蘇洵及之處收古茴香一枝耆字國老題爲閻令畫寶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子騎馬一童隨清秀如王維畫孟浩然成作人物不過如是他圖畫人醜怪賭博村野如伶人者皆許道寧專作成時畫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神一卷呪小字五斗米道也李伯時只一見求摹不許其子居金陵與王荆公連袂陳元與帥金陵余託訪之云久爲一貴人取去竟不知誰何

蔣永仲收韋侯松一幅千枝萬葉非經歲不成鱗文一一如真筆細圓潤

梅澤有張璪澗底松葛氏物余託購乃自取之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
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作人物精彩入筆今人收
唐畫必以絹辨見文鹿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畫閻
令畫世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鹿絹徐熙絹或如
布

裝背畫不須用絹補破處用之絹新時似好展卷久
為硬絹抵之却於不破處破大可惜古書人惜其字
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筒瓦中不破今人得之却以
絹或絹背帖所勒行一時平直良久於字上裂大可
惜也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
書畫面上成絹紋蓋取為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

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舊亦以
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栢温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
而絹紋透紙始恨之乃以歛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
不用絹也絹素百片必好畫文製各有辨長幅橫卷
裂文橫也橫卷直裂裂文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
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搥則
蘇也不可偽作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
作毛起搥又堅紉也濕染色棲縷間乾薰者煙臭上
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也

劉子禮以五百千買錢樞密家畫五百軸不開看直
交過錢氏喜既交畫只一軸盧鴻自畫草堂圖已直

百千矣其他常筆固多也

小八分詩句帶筆如行草奇甚今無此體

宗室君發以七百千置閭立本太宗步輦圖以熟絹

通身背畫經梅便兩邊脫磨得畫面蘇落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背着細損

愈疾今人屏風俗畫一二年即斷裂恰恰蘇落也匣

是收壁畫製書畫以時卷舒近人手頻自不壞歲久

不開者隨軸乾斷裂脆粘補不成也

玉球字夔玉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象云形狀有

怪甚者恨未見之此可訪為祕閣物也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

又辟蠹也若玉軸以古檀為身檀身重今却取兩片

剝中空合柄軸鑿乃輕輕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

也軸重損絹軸不宜用金銀既俗且招盜若相靈寶

不然水晶竹軸掛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圓錢雙鷲

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背今人裝堂亦俗也

蘇木為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輕角軸引

蟲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匣共發古香紙素既

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山水業業如恒岱遠山多正面折落有勢晚年

用墨太多土石不分 本朝自無人出其右溪出深

虛水若有聲其作雪山全師世所謂王摩詰

王士元山水作漁村浦嶼雪景類江南畫王鞏定國收四幅後與王晉卿命爲王右丞矣趙叔益伯充處有摹本

余以范寬圖易僧夢休雪竹一幅巨石倒影下落葉數片浮水上旁一枯木亦倒影後易韋馬于蔣長源凡去十一種物方得蔣後易與王詵今蔡勝道有六幅長丈餘竒甚大屋梁方可掛森森如坐竹下

濮州李文定丞相家畫三等上等書名用名印中等書字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而已及收鍾王迹甚多未得見

江東漕李孝廣字世美處有鍾王迹嘗於金陵重背拆下背紙乃硃熟唐人門刺其孫奉世語余如此近官太常遂得見

王龔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余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

大年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墨用于文房書畫者

大年收古絹本橫卷經書畫皆精過于當時西昇經馮京當世託王定國背西昇經其古絹紙背四五分透別裝作一卷

道士牛戩筆墨麓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艾宣惠崇寶覺張經之上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范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壻同行相國寺以七白金常賣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余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背同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證也可理於官豈有此理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在

趙叔益收張璪松石一軸李公炤家物已破糜不可重背

葉助字天祐收蜀范瓊畫梁武帝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衣褐晉尚白宋齊梁陳習見不同各以所尚色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國位乎顧愷之畫維摩猶白首周木德冕皆尚青仲尼曰吾躬人也生于宋故服章甫之冠此勢制勢水德故尚玄玄端章甫皆黑色也封二王後各行其正朔服其文物也漢火德尚赤用赤幘舜土德尚黃故服黃冠圖宜觸類而長之乃不凡

王通元經書晉宋齊梁陳三有餘意也

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物不工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抹爲枝以色亂點花欲奪造化本

朝妙工也鄒極大夫有之

池州匠作秋浦九華峯有清趣師董源

高公繪字君素又有張璪澗底松山上苗山水一軸
唐韓幹圖于闐所進黃馬一軸馬翹舉雄傑余感今
無此馬故賦云方唐牧之至盛有天骨之超俊勒四
十萬之數而隨方以分色焉此馬居其中以爲鎮目
星角而電發蹄挽踣以風迅鬣隆顛以孤起耳鳳聳
而雙峻翠華建而出步闐闐下而輕噴低駑羣而不
嘶橫秋風以獨韻若夫躍溪舒急冒絮征叛直突則
建德項繫橫馳則世充領斷皆絕材以比德敢伺蹶
以致吝豈肯浪逐首蒼之坡蓋當下視八坊之駿高

標雄跨而獅子攘獍逸氣下衰而照夜矜穩於是風
靡格頽色妙才駘入伏不動終日如坯乃得玉爲銜
飾繡作鞍僂棗抹粟豢肉脹筋埋其報德也蓋不如
偷盧噬盜策蹇勝柴鑄黃蝸而吐水盡白澤以除災
但覺馳垂就節鼠伏防猜怒雖甚厲馴號斯諧誓俛
首以畢世未伏櫪以興懷嗟乎所謂英風頓盡冗伏
高排若不市駿骨致龍媒如此馬者一旦天子巡朔
方升喬嶽掃四夷之塵較岐陽之獵則飛黃腰褭躡
雲追電何所從而遽來又有唐蜀中畫雪山世以爲
王維也劔門關圖雪景五代筆也又有唐畫山水雙
短幅徐熙海棠雙幅二軸江南裝堂畫富艷有生意

趙叔益亦有一軸

王晉卿收江南畫小雪山二軸易余歲餘小木一筆纏起作枝葉如草書不俗後易書與蘇之友李伯時云其父所收失去知在晉卿家不知歸余恨不得易云王維筆非也

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鸚鵡活動晉卿借去不歸

徐熙風牡丹圖葉幾千餘片花只三朶一在正面一在右一在衆枝亂葉之背石竅圓潤上有一貓兒余惡畫猫數欲剪去後易研與唐林夫蔣長源以二十千置黃筌畫狸猫顛勃荷甚工

薛紹彭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鶉鳩謂之金盆鶉鳩豈是名畫可笑又收吳王斫鱸圖江南衣文金冠右衽紅衫大榻上背擦兩手吳王衣不當右衽

濟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車服人物平生隨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時車是曲轆駕一馬車輪略離地上一蓋坐一人三梁冠面與馬尾平對自執綏馬有裙遮其尾一人御又曰作京兆尹時四馬轆小曲車差高蓋下坐儀衛多有曰鮮明隊又某隊隊十人騎馬作一隊內一隊背持鏡多不能紀也從者皆冠

唐人軟裹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俗爲美余初惑之當俟君子留意耆舊言士子國初皆頂鹿皮

冠弁遺制也更無頭巾掠子必帶篋所以裹帽則必用篋子約髮客至即言容梳裹乃去皮冠梳髮角加後以入幘頭巾巾中篋約髮乃出客去復如是其後方有絲綃作掠子擗起髮頂帽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於門背取下掠子篋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為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為無頂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舉人始以紫紗羅為長頂頭巾垂至背以別庶人黔首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巾稍作幅巾逍遙巾額子則為不敬衣用裹肚勒帛則為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為重禮無則為無禮不知今

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為禮不帶左衽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者巾與殷毋追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四帶兩小者在髮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余為漣水古徐州境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所着良足美也又唐初畫舉人必鹿皮冠縫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至越見辯才云着黃衣大袖如山東舉子用證未軟裹曰欄也李白像鹿皮冠大袖黃袍服亦其制也

又有麟鳳圖半篆半隸以九字九行為率云惟永建元年秋十月饗時山陽太守河內孫君見碑不合禮

掾重造記初瑞象麟鳳其銘辭曰漢威德中興即政
二年辛酉之節首歷四十青龍起云云三月季春爰
易立碑石順禮典文九九度數萬世常存又一云天
有奇鳥名曰鳳凰時下有德民富國昌黃龍嘉禾皆
不隱藏漢德巍巍永布宣揚天有奇獸名曰麒麟時
下有德安國富民忠臣竭節義以修身聞愆來善明
明我君不知九字九行之數合何典必有識者麟鳳
狀一角直上高如足翹如惡馬鳳冠高尾長甚可怪
也余題曰非篆非科璞已彫形容振振與蕭蕭曾因
忠厚方周德坐想訐謨覽舜韶漢德已衰還應孽魯
邦既弱不爲妖虛齋自是驚人玩不勝雄狐逐怒鵠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携韓馬一疋行及回渡采不
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欲過又大作於是禱于中元
水府廟典祀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
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典于廟中因知天才神不能化
天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
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蘇耆少子風神如畫目如點漆面如凝脂天男相畫
不及有器度好學一旦相國寺遇其兄問安否曰已
不幸吾曰豈神奪之乎君大驚曰一旦夢嫁其妻而
議婚心惡之又一旦夢神迎婚禮因得疾醫曰不可
治翌曰卒公非神人也何從知之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爲辨仍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嘗得一七元題云梁元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所自答云得于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若是史皇孫必於戾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胡常賣尋兩本後數日果有兩凡俗本即題曰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瓦棺象者也其一有文殊睡獅子故曰陸探微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目獅子故也此收章得象杜荀鶴之流其兄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一百燒了

會其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士流當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置一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鐐價置一百軸繆畫何用黃卷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俟於抄錄若如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漣漪藍氏收晉畫渾天圖直五尺素畫不作圈勢別作一小圈畫北斗紫極亦易於點閱又列位多異於常圖余嘗作天說以究天地日月旁側之形盈虧之質作成晝夜圖六十本因得究潮候大小又爲晝夜六十圖所引六經以黜古今百家星曆之妄說又著潮說以證盧肇皮日休之綠飾釋氏假佛之詭論將上之御府藏之名山

餘杭刻印五聲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君圖極精微夫五音之聲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似太平之具也作樂之道必自此始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復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獎以上爲賞因其吳音以聾後學莫之能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歲之後疑互判清太初漏露神姦

鬼秘無所逃形著云大宋五音正韻用以制律作樂能召太和致太平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爲蒙陋生設也

鑒閱佛像故事圖有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是煙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遊戲闕不入清玩

李文定孫奉卍子孝端字師端收薛稷二鶴唐李昇着色畫二軸三幅山水舟舫小人物精細兩幅畫林石岸茅亭溪水數道士閑適人物差大反不工於小者石岸天成都無筆蹤其三幅峯巒秀拔山頂蒙茸作遠林巖巒洞穴松林層際木身圓挺都無筆蹤其

二度非歲月不可不一畫人間未見其如此之細且
主雖太密茂林華不虛而種種木葉古未有倫今固
無有與余得于字氏者無以異也

維陽張狀元師德家多名畫其姪孫南都倅姚字茂
宗處見唐畫嵇康廣陵散松石遠岸奇古所書故事
空民字世未竟同品畫真佳作也黃筌六幅着色山
水有江南徐崇嗣桃六幅折枝江南周文矩士女徐
熙編魚蟹皆有丁晉公親題印餘畫皆張狀元及景
儉字印李成淡墨如夢霧中石如雲動多巧少真意
范寬勢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
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

關同鹿山工關河之勢峯巒少秀氣

董源峰頂不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迥率多真意

巨然明潤蒼蒼最有英氣禁頭太多

荆浩善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

王球變王家古帝王像後一年余於畢相孫仲荀處
見白麻紙不裝像云楊褒嘗摹去乃變王所購上有
之美印記

趙叔益云線輪條關指半絲細如綿者作畫帶不生
毛以刀刺標中關絲縷間套掛標後卷即縛之又
在畫心省損畫無指帶隱痕尋常畫多中損者縛破
故也書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烏用力

宗室仲儀收古廬山圖一半幾是六朝筆位置寺基
與唐及今不同右不皴林木格高挽舟人色舟製非
近古今所惜不全也

畢仲欽家有荆浩山水一軸

畢仲游家有六軸關同畫

王欽臣長子有六幅關同古本特許董源四幅真意
可愛

刁約家有董源霧景四軸

林廔家有王維六幅雪圖董源八幅李成雪圖

余家收紙本曹不興畫如意輪一軸

嘉祐中三人收畫楊凝叔必右揚休皆酷好竭力收

後余閱三家畫石氏差優揚以四世五公字印號之
無一軸佳者都印多巧篆字其旁大略標位高略似
江南畫即題曰徐熙蜀畫星神便題曰關立本王維
韓滉皆可絕倒其孫獲韓滉散牧圖至乃覆幅上驢
二十餘枚不及崔白輩絹素染深黃絲文摠緊索價
四百貫面上左以粉作牌子題曰韓晉公散牧圖不
疑家寶其上一印鎮江軍節度使印是油單印者其
大四寸許文麗下一印只略有唐印最小又文細諸
人共笑其偽久之無人信遂以五十千質與江氏而
去因嗟之曰華堂之上清晨一羣驢子嘶咬是何氣
象

穎州公庫顧愷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摹寄穎守本者置在齋龕不携去精彩照人前後士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顧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作此體余得隋畫金陵圖於畢相孫亦同此體余因題其顧畫幅上云米芾審定是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證勾譎刻石妄指爲人易去也余與穎簽善託尋善工摹須切記似凡三寄蠟本無一筆似者或可上之 御府乞國工摹賜世間爲千年之傳如唐文皇蘭亭豈非一代盛美

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煙薰損本色

染絹作濕香色棲塵紋間最易辨仍蓋色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僞作

薛紹彭家三天女謂之顧愷之實唐初畫

邵必家維摩文殊六朝畫西山十二真君亦其次題爲閻立本

余相國寺中八金得紙桃兩枝綠葉蟲透背二葉者

桃上二桃突兀高出紙素徐熙真筆也

錢世京家謝靈運盤足坐象亦奇古

高公繪家古花二枝百破碎無名在徐黃上自余家

往江州張氏收李重光道裝象神骨俱全云是顧宏中筆

沈括收畢宏畫兩幅一軸上以大青和墨大筆直抹不皴作柱天高半峯滿八分一幅至向下作斜鑿開曲欄約峻崖一瀑落下兩大石塞路頭一幅作一圓平生半腰雲遮下磧石數塊一童抱琴由曲欄轉山去一古木卧竒石竒古沈謫秀日見之及居潤問之云已易與人竟不再出至今常在夢寐

米海嶽畫史



